

还原记忆中的巴黎

孙建兵

“巴黎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，而我们却很年轻，这里什么都不简单，甚至贫穷、意外所得的钱财、月光、是与非以及那在月光下睡在你身边的人的呼吸，都不简单。”100年前，海明威初到巴黎，以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于此，写下了这段话。100年后，我们的诗人于坚多次游历巴黎后写下《巴黎记》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），但他笔下的巴黎与百年前如出一辙。这就是巴黎的独特之处。

《巴黎记》没有按正常的体例进行，它把时间揉碎了，把时空颠覆了，只为诗人能找到一条通途，寻回精神的故乡。

开篇是一首写于2005年的诗，日子却滑到2011年的10月18日，诗人用一道门开启全书的序幕，这一道用了百年的门，“漆色褪去，露出松垮的木纹，缝很宽，塞得进一根长棍面包”。转瞬诗人又将日子切到了他初到巴黎的1994年，那年诗人已经40岁了，却是第一次离开故土去往巴黎。一路上，他想象着巴黎，那个闪闪发光的地方，想象着自己穿过水泥森林和玻璃幕墙，在天堂般的浴缸里躺着看落日余晖。

时间再切回到2011年的10月25日，诗人开始以细碎的笔触描述一个人的房间，那是一个典型巴黎人的房间，剃须刀、肥皂盒、眼镜框、磁带、香水瓶、戒指盒、手袋、发黄的浴缸……每个房间都有落地窗，窗前都有花盆和杂物。在这里，他想一个朋友，也是一个诗人，曾凭着一种激情和浪漫主义不顾一切投奔巴黎，最终未逃脱庸常而离开，只是也没有再回到自己的故乡。

当你以为离开故乡，去往另一个地方时，回头望，原来的故乡也已消失不在。于坚是昆明人，他在享誉文坛的《昆明记》《建水记》里，试图用文字唤回那个失去的故乡。

全书在这种蒙太奇的时空切换中，完成了近一个世纪的巴黎追寻之路。诗人适时以自己擅长的诗歌和近乎黑白的摄影佐之，恰到好处地在纸上。

“荷尔德林的那句诗：人充满劳绩，却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并没有那么深刻，它只是为巴黎这种地方写下的一句平庸广告。”这也许是对巴黎最高的赞美，巴黎的特别之处正是无用语表达。于坚与巴黎一见如故，这里并不是他的故乡，却时时刻刻唤起他对故乡的记忆。

巴黎的存在是物质的，是一幢幢古典的建筑、摩登的街头、时髦的女郎，还有那些发黄的记忆；巴黎也是精神内核里的虚无世界，你每一次游历，都会在你离去时抽身，存于脑海。